

检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成败得失
外企并购阴谋之下的国家经济保卫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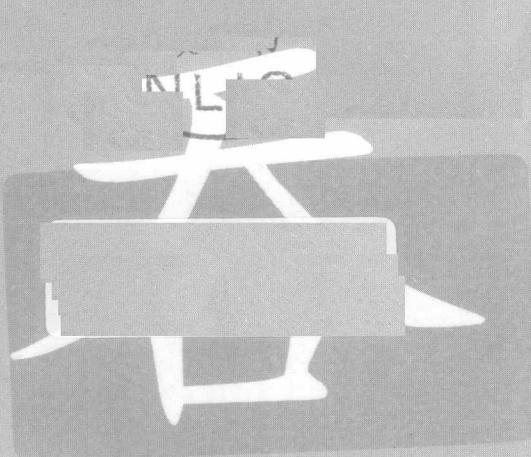
鯨吞

庄欣 著

「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我却代表美国公司把中国人打败了，这真荒唐，不是吗？」

鯨

庄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鲸吞 / 庄欣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5

ISBN 978-7-5057-2546-1

I. 鲸… II. 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73824 号

书名	鲸吞
著者	庄欣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延凤印装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16开 25.75印张 250千字
版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546-1
定价	3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 录

1	幸运儿的烦恼	
17	尴尬的“夹心人”	
33	总部来人	
49	意外的提升	
65	回忆戴维	掮客
85	临危受命	艰难岁月
97	游戏开始了	暗战渐酣
111	卑鄙的对手	双峰对峙
125	一号目标	一个人的战争
141	“海龟”的聚会	大鱼吃小鱼
159	到总部“面圣”	围猎游戏
177	鲸吞计划	除掉内鬼
		半个局中人
		裁员
		下岗职工自杀
		李学勤猝死
		第二次提升

鯨吞

幸
运
儿
的
烦
恼

巨亏！

鲸鱼（中国）公司告急！

天亮了。

尖利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纱，落在肖凡脸上。她觉得无数白点在合着眼皮上跳舞，像蜂巢一样晃动，陡然搅散了模糊的梦境。她挣扎着睁开眼睛，抬起左手遮住阳光，翻了一个身，意识渐渐回转过来。

刚才，她梦到自己正躺在一艘小船中，周遭是欢乐的人声和高昂的乐音，小船随着波浪晃荡，船越漂越远，当它漂流到水的中央，船身开始摇晃起来，越晃越厉害，一个浪头打来，好像要把小船掀翻，她觉得一阵晕眩，下意识地伸手去抓船帮，但是她什么也没有抓住，她感到远处的人声和乐声时隐时现，越来越远……突然，一个浪头打来，瞬间，水没过她的头顶，她像个真正的溺水者一样拼命挣扎，拼命呼救，想要回到船上去……可是周围漆黑一片，一种彻底的黑暗淹没了她……就在船要沉没的一瞬间，她被惊醒了……

为什么去做这么奇怪的梦，预示着什么？

肖凡翻了个身，蜷缩在床的里端，很想再睡一会儿。

今天是星期六，她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可是她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公司的事情。她躺了半天，一点睡意也没有。她睁开眼睛，眼光不由自主地向床头柜上瞟去。

床头柜上面摆着一个灰色文件夹，上面醒目地印着鲸鱼公司的蓝色徽标。文件夹的封面上，写着“鲸鱼（中国）公司第二季度财务报表”。看到这个文件夹，她的脸颊微微地痉挛了一下，那种令人窒息的重压感又袭来了。肖凡轻轻叹了一口气，伸手去拿文件夹。她觉得那个原本轻飘飘的塑料文件夹此时像铁块一样，坠得她的胳膊沉沉的。她缓慢地翻开文件夹，仿佛在艰难地揭开一层结痂的伤口。她直接翻到报表末页的位置，很轻易地找到了那行数字。

“鲸鱼（中国）公司第二个季度净损失额：19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

这行排列得整整齐齐、清清楚楚的黑体数字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压着她的胸口，压得她透不过气来。这份可怕的财务报表，就是导致她做噩梦的原因。

1900万美元。

1.5亿人民币。

一个惨烈得令人不忍卒读的数字。

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成绩。

上周五，既是月末，又是季末，也是第二季度财务报表做出来的时候。中午，当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刘宝华把一份厚厚的财务报表交给她的时候，肖凡的头“嗡”地一下子就大了，连呼吸都急促了。一向习惯于风轻云淡的刘宝华，居然也皱起了眉头，以惯常的平静口气说：“这个亏损数字创造了历史新高，是公司进入中国市场15年来，取得的最坏成绩。”这句话如同有人迎面甩给了她几个耳光，一种屈辱感抓住她，她把自己关进办公室，整个下午都没有出来。她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唯一想到的，就是两个字——耻辱。这是她在鲸鱼公司工作12年以来最大的耻辱，也是她职业生涯中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在别人眼里，肖凡一直就是个幸运儿。从美国S大学读完博士毕业之后，她就顺利地考上著名的鲸鱼公司，不知道令多少人羡慕不已。大家都说，一个中国人能够进入鲸鱼公司工作简直是奇迹。因为鲸鱼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出了名的难进。它每年只从全世界各地招聘5名员工，而报名的却有上千人。公司的招聘程序漫长严苛：初试、笔试、面试、复试、集体复试、总裁复试，最后还要报请董事长过目，比中国科举考试的程序还复杂。即使是名校毕业的本土美国人也很难进入这家公司工作，更不要提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了。很多应聘者被折磨得几无人形，最后还不得不抱憾而去。而肖凡却一路过关斩将，没费多大力气就应聘进了鲸鱼公司。从进入鲸鱼公司工作的第一天起，肖凡就以无懈可击的工作态度，以无可挑剔的业绩，换来几乎所有上司对她几乎完美无缺的评价，也得到大多数同事的尊重和认可。肖凡真心热爱这份工作，也喜欢公司庞大的规模、自律严谨的企业文化、诚信务实的工作作风，她甘愿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公司，也做好了和鲸鱼公司白头偕老的准备。而公司，也慷慨地张开怀抱，迎接这个以公司为终生皈依的雇员。因为公司一直保留着一个传统的习惯，有一个不解雇制度，只要在公司工作年满20年的雇员，公司将一直让他工作到退休年龄，终生不解雇。而现在，肖凡已经在公司工作了12年了。这12年来，肖凡获奖无数，提升的速度很快。可以说，这些年来，肖凡几乎都是打着顺手球拍，顺风顺水。可是自从她3年前调回北京后，一切都变了。

想到这里，肖凡不禁放下了手中的财务报表，轻轻叹了一口气。

上周五，当中国公司这份难看的财务报表做出来，就同步发送给纽约总部和亚太区分部了。可是直到现在，肖凡也没有得到来自亚太总部和纽约总部的只言片语。这更加令她不安起来。没有人知道总部究竟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开除相关责任人？裁员？高层大换血？甚至撤销中国分公司？有各种可能性。在鲸鱼做了12年了，她十分清楚公司的问责制，这种时候总要有人负责，而地位越居于下位的人危险系数越高。肖凡是一个勤奋和争强好胜的人，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她凡事总想比别人做得好，从小就是如此。虽然离开学校很多年了，她饰演的仍旧是一个好学生的角色，总想在每一次考试中得到最高分。可是这次，她简直像一个因为不及格就要被学校开除的坏学生。而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犹如孤舟驶进了满是险滩恶礁的危险水道，前路凶险动荡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打来一个大浪，把自己埋葬在海底。

在这种压力下，肖凡甚至动起了生平第一次辞职的念头。因业绩不佳辞职？灰溜溜地离开这个她的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工作过的公司？

不！

她不甘心！

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她从来没有想，也不会去想自己哪一天会离开公司。可是今天这个糟糕的业绩，简直像一个丑陋的伤疤，不由分说地把她用整整12年的时间保持下来的优异的职业记录抹上了擦不去的污点。在这种情况下辞职，简直是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这是做事一向追求完美的肖凡绝对不能忍受的。

此时，她简直像等待宣判的罪犯一样惶恐，除了等待，什么也做不了。

肖凡感到心烦意乱，很想和戴维通个电话。

她拿起电话，把电话打到戴维的办公室，听了半天无聊的音乐应答，也没人接听。她只好放下电话，又拨戴维的手机，手机关机。最后，她只好给他留言。

戴维去哪里了呢？

这几天，她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肖凡把电话放下，无力地靠在床背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算了，还是起床吧。”

肖凡没有赖床的习惯，只要一睁开眼就再也睡不着了。她坐起身，拢了拢凌乱的头发，顺手抓起一件乳白色的睡袍披上，走进浴室冲了个澡，换上一套宽松的运动服走下楼。

一楼近百平米的客厅里空空荡荡的，布置得很优雅简单，米白色的墙壁，香槟色的大理石地面，黑色的大写字台，黑色的高背皮椅，四面是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头顶还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天窗。这个客厅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靠墙的位置放着几个巨大的黑色大书架，书架里面整整齐齐放满了书。这些数以千计的书籍，竟然像图书馆里的一样，有的按专题，有的按学科，有的按年代，有的按作者姓名的字母做了索引，排列得整整齐齐。这些索引都是这些年肖凡利用空余时间，零零碎碎做出来的。肖凡最喜欢读书，也最喜欢淘书，别人休假的时候喜欢出去玩，而肖凡却最喜欢去逛书店、图书馆、博物馆，欧洲、美国、日本、东南亚……只要她足迹所及之处，她都要到当地的书店去看一看，看到那些爱不释手的书，她就不计成本地买回来，一本一本从世界各地背回来。自从她在北京安了家，买了别墅之后，她就把这些宝贝书一点点运回来，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书架里。靠近楼梯西侧放着一个红木书柜，看得出来年代久远，但是擦拭保养得十分精心。这个书架是肖凡最珍爱的，是当年祖父祖母留下来的。红木书柜里面摆放的都是18、19世纪的欧美英文原版书和中国的古旧书籍、手写或石刻的佛典和经籍，还有几叠线装书。这些都是当年肖凡祖父祖母留下来的藏书，她一直当作宝贝珍藏着。

肖凡走到大书架旁，顺手翻出一本休谟的《英国史》。十几年来，这本书一直忠实地陪伴着她。她翻过不知几百遍了，可还是看不够。

走到写字台旁，肖凡轻轻拉出椅子坐下。写字台面积巨大，宽大的桌面上很干净，上面摆放着两台高级液晶电脑，一台打印机，三部电话和一个淡绿色的国际时差转换钟。一个半人多高的海员地球仪放在写字台旁边的地上，十分醒目。

肖凡把书平放好，戴上眼镜。

像往常一样，肖凡的手指轻轻触摸着舒服的纸页，一行一行地看下去，可是她神思恍惚，心情沉重，完全不明白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她茫然地看了几页，

又把书放开，疲惫地靠在坐椅上，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写字台旁边的那个地球仪。这个地球仪湛蓝剔透的巨大球面上标注了198个鲜红的圆点。这些红点就代表着鲸鱼公司在全世界设立的198家分公司或者办事机构。

看一下鲸鱼公司的版图就不得不为它的庞大身躯叹服。这个有着120年历史的鲸鱼公司就如它的名字——鲸鱼一样，是生物链上的王者，是业内无可置疑的巨无霸，它以顶尖的技术、庞大的资金储备和世界一流的管理制度实现了它的全球领导地位，成为无数同行高山仰止的崇拜偶像。

在这个庞大的王国里，中国公司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圆点，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个可以随时被人抹去的地方。

肖凡伸出手，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就转动了一下地球仪，地球仪慢慢旋转起来。当球面旋转到中国区的位置时，肖凡让它停了下来，手指尖停留在中国区的位置上，盯着看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肖凡又轻轻转动地球仪，慢慢地，代表中国区的那个小红点很快在她眼前消失了。她皱着眉头想，如果总部失去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从华撤资，那她的未来将会如何？她会像这个毫不起眼的小红点一样被人从公司抹去吗？

想到这里，委屈一下涌上心头，肖凡用双肘拄着桌子，合上双眼，心里不禁感到酸楚和隐痛。

事情会糟糕到这种程度吗？

这种感觉真让人绝望。

一夜没睡，睡眠不足加上腹中空虚，肖凡只觉得自己全身软弱无力，胃在微微痉挛，有种欲呕的反应。她缓慢地站了起来，走进厨房，给自己榨了一杯鲜果汁，又挤上几滴柠檬汁，灌了几口。她又回到客厅，坐在写字台前，抬头看了一下时钟，思索了一下，打开笔记本电脑，将可视电话的操作系统打开。

她希望谢姆斯今天能打电话过来。

一般来说，每天早晨6点或者深夜12点，肖凡都要与谢姆斯通个电话。谢姆斯是一个热衷于公司政治的人。自从去年述职以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纽约总部。于是，每天借助电子邮件和可视电话进行会议就成为他们之间很重要的一个

交流方式。一个星期7天，他们每天都要通个电话，天天如此，除非谢姆斯事先有安排。但是自从季度报表报给他之后，谢姆斯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电话，也没有邮件，让肖凡越发感到不安。

肖凡想到这些，心情更加烦躁了。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又把事先写好的与今天讨论议题相关的内容仔细看了一遍。

6点过5分了。

谢姆斯没来电话。

6点过10分了。

谢姆斯还是没来电话。

肖凡略微烦躁地拿起提纲翻了两遍，过几分钟下意识地看看腕表：今天谢姆斯迟了，为什么？或者，他取消了今天的会议？

想起谢姆斯，肖凡心中一阵不快。

瑞克·谢姆斯博士是她的顶头上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

她在公司待了十几年，经历了十几位上司，谢姆斯是最不好打交道的一个。

记得三年前，总部将瑞克·谢姆斯博士派来担任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时，肖凡和她的团队曾经感到很兴奋。因为谢姆斯是全球资深副总裁，又是董事会成员。总部派过来这么一位位高权重的重量级高层管理人员，说明总部重视中国市场，大家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可是自从谢姆斯来了之后，别的没做，倒是带来了一整套复杂的管理架构，中国公司脑袋上多了六七顶大帽子，从总部垂直下来的财务、法律、技术、采购、人力资源、公关部门的人一下子全部插了进来，中国公司的头上笼罩了一张巨大的官僚体制的大网。以前中国公司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这回也全不作数了。肖凡失去了掌控中国地区市场、销售、财务、人事等方面权力，就连她直接负责的两个销售中心，也要向谢姆斯及总部的销售中心负责人再实行多线汇报。她成了传声筒、夹心面包中的果酱，再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旨开拓市场了。任何一件事情，她都必须得到亚太分区和总部的批示后才能执行。即使新批一个垃圾桶，也需要层层上报，批下来至少要等一个月的时间。肖凡每天的工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事无巨细向亚太分区和美国总部层层上报，不停地给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打报告，等待指令，然后再把老板

们的意旨原封不动地传达下去，然后再继续打报告，继续等待。本来很有挑战的工作几乎变得像流水作业线一样的单调。肖凡就像被人突然捆住了手脚，蒙上了眼睛，堵住了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说，明明看见了对手，想伸出拳头去打，却无论怎样努力，这拳头也打不出去。这种异常焦灼的感觉一直折磨着肖凡，让她产生了一种失望和怀才不遇之感。而且，谢姆斯只喜欢听好事，结果是人人报喜不报忧，天天歌舞升平。

可是就在鲸鱼公司以四平八稳速度缓慢地开拓中国市场的时候，中国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鲸鱼公司之后进入中国的鲨鱼公司等跨国公司，在中国大肆扩张，而此时，鲸鱼公司却迷失了方向，很快被对手占了先机。那些充满狼性的对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扩大市场份额，冲击着鲸鱼公司本来就不大的市场份额。面对来势汹汹的强大对手，谢姆斯只想保住地盘，可是他的保守战术，反而在对手的狂击猛攻下乱了阵脚，公司节节败退，城池连连失守。肖凡一手苦心培养出来的那支斗志高昂、擅长开疆拓土的优秀团队也几乎全军覆没。兵败如山倒，鲸鱼公司只能全线收缩，中国市场的业绩一下子就回零，旗下各大业务分部的管理团队也感觉压力巨大，内部不满骤增。好几位高层管理人员在这种压力下纷纷离职。

谢姆斯如梦初醒，又想起了被他一直雪藏着的肖凡。他重新重用肖凡团队，强令他们发起猛攻。肖凡和她的团队只好披挂上阵。在前无外援，后有追兵的困难情况下，他们不仅要实践谢姆斯设定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业绩标准，还要顾及非常有限的市场预算。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肖凡带领她的团队还是创造了奇迹，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年销售额的130%，业绩开始稳定地上升。可就在肖凡的团队们准备打个翻身仗的时候，谢姆斯又一次故态复萌，恢复了以往繁冗枯燥的公文管理，业绩又一落千丈。面对这一派难以收拾的乱局，谢姆斯却毫不在意，他总是反复强调中国公司的一切都要走得像时钟一样准确，不要出现不必要的麻烦。肖凡明白他的意思，谢姆斯还有3年就退休了，只要顺利熬到退休，就能拿到一笔不菲的退休金，足够他下半辈子过上舒服日子了。只要他退休了，以后中国公司怎么样，谁管它洪水滔滔？

肖凡认为谢姆斯的自私想法会导致整个中国公司的崩溃，也将导致公司中国

战略的彻底失败。即使这样，谢姆斯也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误。此时，作为中国公司总经理的肖凡陷入了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只能无奈而痛苦地看着中国公司的业绩一天天下滑，却无能为力。虽然她无数次提交有关重新占领中国市场的建议书和报告。可是，这些报告全部被谢姆斯锁在抽屉里不见天日。肖凡也彻底地放弃了努力，随波逐流地打发着日子，她甚至悲观地认为，照这样下去，总部迟早会做出某种决定，而这个决定，对中国公司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肖凡想起这些，心里更烦了，就顺手打开了公司的内部网站，想放松一下心情。

公司这个内部网好像是人的神经网络，公司十几万人都需要通过它了解公司的全球战略和动向，了解别人在做什么。它按照你在公司的级别，提供相应级别的资料共享，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文件、资料等，还有公司内部刊物的电子版。肖凡可以透过这一渠道，获得所需的信息。多年来肖凡已经养成了习惯，早上起来就看这个网站。她缓缓浏览着网页，仔细搜索着对她有用的资料。突然，她面前的液晶宽屏上，一个绿色粗体字的标题反复闪动：《鲸鱼公司准备在全球裁撤14家分公司》。这个标题猛地刺激了她的神经，她的手指几乎没有等到大脑发出指令，就点击下去，打开了信息。

“由于业绩持续下滑，总部正在考虑裁撤非洲、亚太区、中东和拉丁美洲一些分公司，有些分公司将根据业务需要降格为办事处，并且伴随接下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总裁以及管理层的人事更替。”

肖凡怔了。

考虑裁撤分公司？什么时候裁？怎么裁？裁谁？一连串的问题跳进了肖凡的脑子里，鼠标箭头停留在信息上，一闪一闪地，绝望的情绪又开始活动起来。那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包括亚太区啊！

恰好在这时候，可视电话响了起来。肖凡定了定神，戴上耳机。

“嗨，Sandra（肖凡的英文名字），早上好。”谢姆斯的声音。

画面在屏幕上渐渐清晰起来——谢姆斯臃肿的身体懒懒地陷在椅中，明显营养过剩形成的大肚腩，让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软橡皮做的暖水袋。肖凡无法判断他是在亚太分区的办公室还是在纽约办公室，背景看起来都差不多。

“周末过得还愉快吗？”谢姆斯彬彬有礼，用父亲般温和的口吻说。

“很好，谢谢。”肖凡轻轻地回答。

“呃，怎么样？上周公司没什么事情吧？”谢姆斯例行公事地问。

“周五，第二季度的财务报表出来了，已经发送给您，您没有收到？”

“哦，是的，我收到了。”谢姆斯的语气中听不出有多少沮丧。

肖凡真不知道他的神闲气定是因为心里有底呢，还是他故意装出来的。她试图从谢姆斯的表情中推断出他的想法。但是这个远程视频无法传递给她更多的讯息。她有些拿不准谈话该怎么进行下去。肖凡迟疑一下说道：“我昨天拿到报表后，一直在反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业绩恶化，说起来原因是千头万绪。但是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区没有决策权，需要事无巨细地向美国总部汇报，这样会被对手占了先机。”

“好了，Sandra，你不必过分自责。”谢姆斯不急不忙地说。

肖凡觉得自己好像遭到了沉重的一击。

自责？我凭什么自责？该自责的是你！这个老滑头！肖凡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Sandra，恐怕我们手头的工作要暂缓一下。”

“暂缓？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肖凡感到诧异。

谢姆斯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这是总部的指令，可能是总部对下一步有新的部署吧。”

“A竞标计划也要暂缓吗？”肖凡一向平静的嗓音中，也多了几分波动。

“是的。”

为了对付谢姆斯一些明显不合理的要求，肖凡总是尽可能绕道而行或者延缓执行，当然她做得不留痕迹。但是今天，她真的不打算妥协了。她尽量压制自己的火气，缓缓道：“谢姆斯博士，A竞标现在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如果我们现在不去跟进，等于主动放弃。”

“Sandra，等待，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等待！”谢姆斯眨了眨碧蓝色的眼睛。

肖凡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犹豫一下问道：“呃，谢姆斯博士，我有一句

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了，不用吞吞吐吐的。”谢姆斯很快说。

她想了想，小心地放出那个试探气球：“谢姆斯博士，我听说公司准备裁撤一些效益不好的分公司。这个消息准确吗？”

“嗯，我也听说了。总部已经开始着手关闭在巴西的3家工厂，并且解雇那里的500余名工人。”谢姆斯无动于衷地说，好像这个消息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

“那么……中国公司会不会受到影响？”

谢姆斯顿时脸色一沉，否定地咂了咂嘴，轻易地戳破了这个气球：“噢，Sandra，你多虑了。裁员不可能波及中国分公司。现在，中国是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公司不仅不会撤掉中国分公司，还会加大投资呢！”然后，他很悠闲地说，“至于你，Sandra，你的成绩有目共睹，今后你可是大有可为，前途无量，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而且，你完全不用担心续签的问题，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甚至会升职！”谢姆斯用手指轻弹了两下桌面，“这一点，我敢打保票！”

肖凡望着他，一声不吭。这种空头支票他已经开了4年了。

“Sandra，我明天就飞回纽约，会和上面好好沟通这件事，我相信总部会理解我们的处境的。至于中国公司的事务，只管按我刚才的吩咐照此执行吧。有什么事情，不要急于解决，等我回来决定！”

肖凡点点头。

“好了，现在看起来，我可能要耽搁几天回北京啦，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随时保持联系。”谢姆斯用父亲般温和的口吻说，“Sandra，放轻松些，不管中国区有什么困难，我都会鼎力相帮。再见。”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上了。

肖凡放下电话，揉了揉额角。

她不明白谢姆斯通这个电话有什么目的，探探虚实？还是他有意在摆自己的棋阵？肖凡想到这里，心冷如冰，她两只手抚着头，眼光注视着电脑，从电脑屏幕的反光中，她看到自己毫无表情的面孔。她只觉得自己一向铜墙铁壁的

信心，已像沙石风化般地崩溃粉碎了。她感到自己在漫漫的黑暗中像一粒微尘般飘浮着，巨大无边的黑暗正像她不可知的未来。她一点抵御的力气也没有。

“丁零，丁零，丁零零……”

一阵突如其来的清脆的鸟鸣声让肖凡一震，把她从沉思中惊醒。肖凡愣了一下，有些茫然地抬起头来，才明白是放在桌上的手机在响。她急切地拿起话筒，按了接听键，迅速放在耳边。

“哈罗！”

“Sandra？”

一个优雅平静的男中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肖凡立刻听出是戴维。不知道为什么，她只要听到戴维的声音，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她也能立刻平静下来。

“戴维，你在哪里？我找你好几天了！”

“我正躺在海滩上，听着海浪的声音。这个岛真美，简直像天堂，可以逃脱掉人世间所有的烦扰。”戴维带着笑说。

“你在天堂，我却快下地狱了。”肖凡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沮丧。

“怎么了？”

“第二季度的财务报表出来了，净亏1900万美元，史无前例，简直令人触目惊心。”

“哦，是吗？1900万？”戴维若有所思地说，又问：“谢姆斯怎么说？”

“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哼！这个老滑头！”提起肉墩墩的谢姆斯，戴维的语气变得有些急躁和尖刻了，他一向看不起这个狡猾的“老狐狸”。

“戴维，我真的很担心，不知道公司会怎么处理我们？老实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并非你的过错，再说中国公司的混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说，公司会不会做出放弃亚洲市场的举动呢？”

“嗯，这个吗，我不太清楚。亚洲市场潜力巨大，总部应该不会轻易下这种结论的。”